

浅析忽培元《群山》中的慢叙事

张祉欣 张雨晨

西安培华学院，陕西西安，710199；

摘要：《群山》以陕北延安的乡村改革为背景，讲述了在漫长的西北革命进程中，以马文瑞为代表的一群有志革命青年于祖国西北地区不断历练、成长的故事。作为一部长篇现实主义题材作品，它不仅真实再现了当时陕北延安的乡村地域特色和人文风貌，更通过独特的叙事形式和艺术手法，在再现现实的同时具备独特的艺术魅力。在文本叙事模式上，忽培元把控得当，其“慢节奏”的叙事风格成为作品重要特征，本文将从乡村日常生活细节的细腻雕琢、自然与人文活动的互动交融、人物心理渐进转变的舒缓节奏上三层维度展开分析。

关键词：《群山》；忽培元；慢叙事；乡土叙事

DOI：10.69979/3029-2735.25.12.079

1 日常生活的沉浸式描写

在乡土文学的文本中，大段本土景色或乡村人文的叙事不仅是推动情节发展，助力人物形象塑造的重要手段，更是传达出当地乡土风景中特有的自然情调和人文气韵的核心载体，使读者得以感知人物在特定环境中的情感与心境。《群山》不仅在内容上展现了当时陕北农村的真实生活，在叙事上运用独属乡村生活的“慢”叙事节奏，将叙事时间拉长，使读者能够延缓阅读感受、沉浸其中。

1.1 鲜明特色的陕北建筑群

作为具有典型陕北地域特色的乡土小说，《群山》在文本中有着诸多对陕北自然环境以及特色建筑的描写。这些细致的描写不仅拥有历史真实性的细节刻画，还为马文瑞的成长增附了历史积淀与冲刷后的厚重感。这种厚重感并不集中于某个独立章节，而是而是以弥散性状态渗透于文本之中，折射出复杂而又特别的人生况味。

小说第一章即以童年马文瑞的视角对客观的石窑建筑展开艺术化呈现：在展现主人公儿童纯真的同时，其日后服务人民、奉献社会的精神特质，也在这些细腻描写中悄然萌芽。“这座比一般农户较为讲究、其实并不高大富丽的建筑，在幼年的马文瑞看来，比老人们讲古朝时常常提念的天子龙廷、金銮宝殿还要宏伟。由那巨大的石条帮畔，碎石嵌铺的斜坡甬道上去，拐过一个直角的门台，就是那座砖木结构的高脊门楼了。”前半部分运用对比的手法，将潜藏在文本之中的个人情感态度隐晦传达：将那些代表着封建专制、官僚阶级的物质文化与淳朴农村“简单”而“自然”的人民劳动的结晶

进行对比，借由孩童透明无污的内心表达对前者的不屑和后者的尊崇。同时在后半部分进一步对此进行阐述和升华：“门礅、门框、屋脊、瓦当，雕刻着金狮麒麟，祥云龙凤……门楣上的匾额刻着“树德务滋”四字，显示出主人的知书达礼和道德追求……“公务勤劳”四个书写考究的金色大字格外引人注目。走进大门，绕过影壁，是一线面南的五孔正窑，东西两侧各有三间厢房。”可见马文瑞的成长环境呈现出文化对人的双重影响：陕北乡土环境赋予其务实品格，儒家‘修齐治平’的价值锻造其积极入世情怀。使得他不仅形成了‘知行合一’的革命人格，更在具体的革命实践持续的践行。

1.2 生动的陕北农村生活

当历经世事变迁的主人公返观童年时，叙事语调发生转换：从沉郁的主调转向抒情性副调，形成具有双重性的叙事结构，而这种叙事结构的结合体现出了叙事张力“每逢年末腊月二十三这天，该祭灶神爷了，这是文瑞最感有趣的日子……每逢这时，祖父就要重复一遍他那不知讲过多少遍的故事……祖父讲着灶神的故事时，祖母已经点起了香火。案板上摆着米糖、红枣和花生。祖母领着大嫂跪在案前，两人双手合十，嘴里念念有词……文瑞听得有趣，禁不住吃吃地笑”这一件简单而又普遍的传统祭拜仪式祭拜，在作者笔下巧妙地运用地域文化特色及神话魅力进行牵连，谱成一张独属于马文瑞记忆之中缓慢扑朔的网：这是由许多朴素朴实的陕北农民，用自己的虔诚和劳动的双手不断将这种积极面对生活的力量所制成的，并且将由上一代一步步传递给下一代。作者对于马文瑞的童年乡村生活记忆并非单纯地怀旧书写，陕北农村的成长经历、家庭困境与人

文互动构成了独特的情感基础——恰恰印证了那句“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那些看似琐碎的日常切片，通过层层持续的情感沉淀，最终结晶为人物特有的道德与价值取向。而这般的由日常小事所堆叠的“深厚”，只有通过缓慢稳定的叙事速度才能保持其原有的魅力所在，真正做到以小见大。

2 自然与人文的象征性呼应

自然与人文互渗的中强调自然书写并非客观物象的机械摹写，而是承载主体精神投射的审美符号系统。梅洛庞蒂的“肉身本体论”为此提供了哲学基础——人是主动去体会自然，将自然融入与自身，使得其成为自己表达情感感觉的机器，同时自然也得人的情感思想赋予新的意义和生命状态。在《群山》中，马文瑞在人生的各个时期，都无法避免与大自然进行接触。而对自然风光描写，也经常因受到人为的附加意义而成为回忆或情感意志的载体物。

2.1 自然风光作为回忆情感的载体

马文瑞回忆起童年的阳湾村后的山泉，对村民们在山泉附近嬉戏游玩以及生活的场景进行了详细描绘，“阳湾村后沟渠的岩缝中，有一眼清冷冷的山泉。泉水很甜，也很旺。人们在泉眼下面用石块砌起一座水塘……春夏夏日，阳光透过柳叶，照在蓝幽幽的河水中，洒在水边绿茵茵的草地上，小河湾就成了村里小孩子的极乐世界。”在四季时间流转的陕北农村自然之中，不变的是乡民对这片土地的热爱以及积极的生活态度。

在忽培元细腻的笔触下，大量对自然景观的缓慢式描写，有效地缓解和宽慰了因为原本苦难叙事所积累的悲伤情感。这种叙事策略与陕北信天游的“拦羊嗓子回牛声”不谋而合——在高亢的叙事主调中突然插入绵长的自然咏叹，恰恰凸显了乡土文学特有的呼吸节奏。这种自然生态诗学与个体创伤叙事的有机融合，彰显出忽培元独特的乡土文学苦难书写：并非只局限于个人苦难，而是将个人苦难与自然美学协调结合，使文本跳出单一的局限叙事，更加具有复杂综合的张力性。

2.2 自然景观作为情感渲染的道具

自然景观不仅作为存在于过去，在主人公参与政治工作的现实叙事之中，自然也作为人物形象塑造和气氛渲染的道具，被运用到人物心理刻画与环境氛围的烘托之中。文本在突出人物的心理描写中，也适当地插入自然描写，将自然意象系统性地转化为人物心理的投射载

体。这种主体意识的对象化投射更能加深人物内心所想，将其情感或感受扩大外化和具象化，使自然成为人物心理的反射镜。

“太阳沉落了。暮霭开始降临。面前的河水开始变得深沉而令人神秘莫测。”这体现出了马文瑞对表哥参与革命事业后年纪轻轻就已老去的心痛和唏嘘，也从侧面反映出革命的艰辛与困难；但当表哥感受到马文瑞的心情时，就慌忙地“打水漂”，“沉沉的暮色里，石片儿像一艘快艇打着漂儿从水面上划过去无声无息地沉睡在远处的水中，仿佛是把一时地痛苦和烦恼抛到了河水里。”在冯文江与马文瑞的政治性对话中，自然景观的介入形成了热奈特的“叙事时距的弹性膨胀”，暮色中“太阳沉落”“河水深沉”的描写将原本应该讨论政治现实的线性时间融入进个体感悟的广阔流动空间中。“沉沉的暮色”显示出马文瑞内心的压抑，通过冯文江“石片儿像快艇打漂”的动态意象完成情感能指的双重投射：一方面，打水漂动作的轻松与石片所代表的沉重烦恼好似可以就此“沉睡水中”的假设性——冯文江试图用孩童般的嬉戏姿态消解革命创伤的沉重，实则石片沉没的涟漪中暴露出内心无法言说的历史负重；冯文江看似解脱轻快，实则一味通过这样“随意”伪装，却更为沉重。另一方面，“宏大的暮色与流淌的河水”这一整体系统，使人物潜意识中的焦虑获得象征性外化，人物内心的苦闷焦虑不是刻板的文字描述，而是鲜活生动的流物，具有更强更丰富的感染力和吸引力。

3 人物心理的渐进转变

《群山》反映中国农村几十年革命历程和现实生活的同时，也成功塑造了主角人物马文瑞。而这部成长小说中主人公的成长并非基于人物间激烈尖锐的矛盾和冲突，而更倾向于慢性叙事。其特点主要是强调日常经验积累而非夸张的戏剧性转折，同时也要接受人物发展的“未完成性”——让人物在亲自的实践中缓慢发展。而马文瑞这一人物成长的巨大分水岭是因其受到的教育洗礼——使得他的思想和精神发展由零散朴素变得系统完整，让他在分析许多事情时，都能够挖掘深层原因。

3.1 童年成长的日积月累

马文瑞从陕北农村基层成长而来，其在成长环境是复杂的。他遭受过外界的压迫和欺凌，也有过祖父对他的肯定，以及家族内如冯文江这类革命者的鼓舞以及政治革命思想的早期熏陶。所以他对于反抗压迫、改革封建、乡村治理和复兴事业具有浓厚的激情，迫切地希望

顺应时代在革命斗争事业中成就人生理想。但是这种理想的实现过程并非顺利的,在曲折的漫长的旅途中,马文瑞实现自己的理想事业并非“奇迹般”的一蹴而就,而是以自然的速度,缓慢地吸收经验、理解、转化,就如陕北乡村的自然环境一样,从外界吸取营养,以更完整的状态进行发展。

如第三章所述,马文瑞从小并非是一个懂得事理、敢于承担责任的完人,而是通过引导性的成长学会如何做人做事的:当小马文瑞放羊时,面对一只小羊不按照常规“死劲一顶”逃脱时,马文瑞给“顾不得拿拦羊铲,撒腿朝山上跑”寻找大哥的帮助。通过一系列生动连串的动作描写之后,大哥对着哭花的脸的马文瑞说“文瑞呀,当了羊倌可不能哭鼻子,更不能随便丢开拦羊铲子。”这不仅告诉马文瑞在放羊时最基本的道理,更将人生哲理化作日常小事的一句告诫,这种温暖且有力量的话语让其铭记的同时也让他决定“一定要像大哥一样有本事的羊倌。”这粗浅的理解也暗藏着更高深一层的领悟,而这种领悟往往是需要长大之后结合具体事务,才能呈现出某种更为成熟的人生原则。

3.2 青年成长的脚踏实地

经受过文化思想洗礼的马文瑞与幼年时期的心理相比,发生了巨大的质变:他在童年时期,并不能真正了解母亲痛苦的原因,只归结于难以根治的疾病和冷漠的父亲。但当他经过深度系统的政治文化和革命思想的学习成长后,他蜕变为一个“有远大目标”的少数清醒的人,才终于知晓杀死他母亲的是“封建死水”。同时,他也能跳出局限,从母亲这一位命运悲惨的女子,联想到世界上被旧社会所迫害的千千万万个同样悲惨命运的女性。这标志着他从一个普通的农民学生成为了一个有着先进思想、心怀天下、远大目标的人,成为了别的同学眼里不同以往的“好学生”。这种柔软却又刚强的慢,对于人物的心理发展和成长是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这种真情实感的“懵懂”和“激进”,这种一步一步褪去稚气、冲动一冲动后再冷静的思考,是脚踏实地的“慢”,这种慢能够亲手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能够一步步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能够真正获得亲人朋友的认可和肯定。这种“慢”的发展不追求速度,而是纵向地寻求向下扎根的踏实。这种强劲扎根的“抓力”,

使得马文瑞的成长具有现实的稳定性,而非“空中楼阁”似的虚构想象、无从可依。

4 结语

《群山》作为一部深具陕北地域特色的现实主义力作,其独特的慢叙事美学不仅建构了文本的艺术品格,更在当代文学创作中开辟了革命历史书写的诗学新径。忽培元将马文瑞的成长轨迹编织进陕北高原的褶皱里,让革命叙事褪去意识形态的坚硬外壳,温暖地显露出土地与人性交融的温热肌理。

文本通过三重维度的慢叙事,完成了对革命史的重述与超越。日常生活的沉浸式描写打破了线性史观的垄断,让历史记忆在窑洞的炊烟、祭灶的祷词与放羊的鞭声中获得血肉;革命者的精神成长与黄土高原的季候变迁形成同一共同呼吸生命体;人物心理的渐进转变更是颠覆了传统成长小说的戏剧性模式,展现出如同小米播种般缓慢却坚韧的生长过程。这种叙事节奏的自觉选择,既是对陕北信天游“慢板”传统的当代转化,更是对革命历史复杂性应有的美学尊重。

当我们将目光投向文本之外的现实维度,《群山》的慢叙事美学愈发显现出超越性的价值。在全球化浪潮冲刷地域文化的今天,忽培元对乡土经验的原生性持守,为现代人提供了重审革命遗产的精神透视镜;其叙事中蕴含的“慢的智慧”,既是对后工业时代速度崇拜的温和抵抗,也暗含着重建人文精神的可能路径。这种诗学乡土文学记忆的存续,终将在历史长河中积淀为中华民族革命精神谱系的重要标志。

参考文献

- [1] 忽培元. 群山 [M]. 中国香港: 中文文献出版社, 2014.
- [2] 拉康、褚孝泉译. 拉康选集 [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1.
- [3] 热拉尔·热奈特、吴康如译. 转喻: 从修辞格到虚构 [M]. 桂林: 漓江出版社, 2013.
- [4]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 (第一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 [5] 马至融、向怡. 找“属于自己的味道”——忽培元《群山》的创作追求与诗美品格 [J]. 延安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1998.